

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(第三辑) 主编: 杨晓敏

血色往事

张国平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血色往事

张国平
著

主编 杨晓敏

中国小说典藏品
(第三辑)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色往事/张国平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12

(中国小小说典藏品. 第3辑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903-2

I. 血… II. 张… III. 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8554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32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37.5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 715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850 毫米×1168 毫米	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903-2	定价 144.00 元(共 12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小小小说的优势(代序)

铁 凝

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。假如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,相似于演员的舞台肌肉,那么这种舞台肌肉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。但我以为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为要紧。

小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,世界上的一些通都大邑,诸如东京、纽约等地,小小小说都很发达。为什么会发达?当然,小小小说不是因为城市大,就自然而然地大起来。日本有位作家一辈子只写小小小说。他有篇小小小说迄今我还印象很深: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弄得非常杂乱,有一天,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小偷来到他家偷窃。当小偷看到屋子里如此杂乱不堪时,忍无可忍,迅速地将屋子拾掇得整整齐齐,打扫得干干净净,尔后,给单身汉的家留了个字条,让他以后要保持室

内清洁。小偷什么也没偷就走了。不久前，我去日本访问时，见到了这位专写小小说的作家，问：“写小说时，你是怎么想起这样的情节的？”那位作家说：“我女儿的房间经常那么乱。”

还有这样一篇美国小小说：一个美国人到一家餐馆去吃饭，用完餐后把20美元放在了餐桌上就往外走，快到门口时，服务员把他叫住了，问他用餐后怎么不付钱。这个美国人看了看服务员，什么也没说，又给了服务员20美元。当服务员收拾餐桌时，却发现盘子底下压着20美元。

有许多通都大邑里生存着这样的小小说作家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里，越容易发现这种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。作家们都明白，用语言表达不完的，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。如今，在许多读者的眼里，这些写小小说的作家，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。

目 录

- 1 小小小说的优势(代序) 铁 凝
- 1 血色往事
- 5 石泥鳅
- 9 二迷糊
- 12 娄铁头
- 16 飞刀
- 19 雕无二
- 23 马六壮馍
- 27 蝴蝶花
- 31 寿星
- 35 吊车

39 看球

43 非分

47 出轨

51 接力

55 麻脸挂面

59 甘草汤

63 在车站

67 面人

71 胖民

75 管砢子

79 双簧

83 火锅

87 玩锤

91 小小说童话(代后记)

杨晓敏

血色往事

上个世纪 40 年代初的一个傍晚，一条小船在晚秋瑟瑟寒风里向湖中心悠悠划去。如血的残阳映在湖面上，被湖波撕裂成无数碎片，呈现出扑朔迷离的怪影。划桨人双眉紧锁，刀刻的脸上布满凝重。船上还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清瘦带金丝边眼镜，另一个五大三粗留络腮胡须。三个人默默无语，心态各异地注视着对方，压抑的气氛让人窒息。这时，咯吱咯吱的摇桨声和哗啦哗啦的水花声就显得格外响。

小船在湖中央一片芦苇丛里停下来。仍然没有人说话。摇桨人慢慢摸出烟，吧嗒吧嗒地抽上了，烟的火光在渐渐拉上的夜幕里一闪一闪的。好一阵子，摇桨人把烟蒂狠狠地拧在船帮上，拿剑一样的目光扫视一瘦一粗的两个人，用很重的鼻音一字一

句地说：“前几天那场血案就不用多说了。这件事很奇怪，我们开会的地点是很保密的，鬼子是如何知道的？看来敌人早有预谋，显然是提前走漏了风声。如果不是他们提前行动，恐怕牺牲的不仅仅是郝书记、赵县长他们五位革命同志，恐怕我们三个也不会有逃生的机会。”划桨人又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眼镜和络腮胡，继续说，“很显然，我们县委八个人当中有叛徒，当然不可能是他们死去的五个人，问题就出在我们三个人当中，是谁呢？谁！”他箭一般的目光又一次扫视眼镜和络腮胡，眼镜和络腮胡神色紧张地对视了一眼。划桨人从腰间拔出二十响的驳壳枪，在手里晃了晃，从牙缝儿里挤出几句话：“今天就要用这只枪除掉党内的败类。如果找不出来，我们就要与这条船同归于尽。”眼镜和络腮胡顺着摇桨人手指的方向，看到两个阴森森的炸药包。划桨人说：“我已经给上级汇报过了，今后的县组织他们会考虑的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把祸根留在组织内部！”眼镜和络腮胡都明白，这两个炸药包完全可以在瞬间让他们乘坐的小船化为灰烬。

络腮胡迎着摇桨人冒着寒气的脸问：“老胡，我们都是苦大仇深，怎么可能有叛徒呢？怎么可能！”

被络腮胡称为老胡的摇桨人瞥一眼络腮胡，声音低沉而有力地问：“难道你不是叛徒？”

络腮胡的脸马上涨得通红，说：“怎么会是我？我父母妻子都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，我党性再怎么不强，也不会昧着良心投靠不共戴天的小日本呀。”

老胡的目光投向眼镜：“那么说就是你了？”

眼镜连忙伸出双手在眼前摇摆着说：“不，不，不

会是我。如果不是皖南事变受伤，我早就随队伍到抗日的最前线了，也省得现在躲躲藏藏的。”

老胡自嘲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不是你，也不是你，那么说就是我了？如果是我，早把你们带到日本宪兵那里领奖去了。”

眼镜和络腮胡神色非常紧张，又面面相觑了一阵低头不语了。空气再一次沉闷下来，只听见湖中芦苇残存的叶子在微风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

天更暗了，老胡又点上烟，烟头明灭，隐约中可以看见他血红的眼睛。老胡轻轻一弹，扔在湖中的烟头“嚓”的一声被熄灭。老胡看了看夜色中眼镜和络腮胡已经模糊的面容，长叹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无可奈何却又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们只好用第二种方法。我数十个数，如果还没有人承认，我就拉导火索。”

络腮胡轻轻擦拭一下额头，用恳求的语调对眼镜说：“是你就承认吧，兴许老胡会留一条生路给你的。”

眼镜指着络腮胡的鼻梁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……你不是陷害我吗？”

老胡又重重地叹一口气：“好，现在我就数数。一，二，三……”眼镜和络腮胡的心随着老胡的喊声怦怦地跳。老胡数到“八”的时候，络腮胡突然给老胡摆手。眼镜按捺不住兴奋，揪住络腮胡的衣领说：“原来是你小子呀！”络腮胡无奈地苦笑着说：“别误解我的意思，我想我们三个人必死无疑，我憋了泡尿，既然去见马克思了，还是让我撒出来，干干净净地去吧。”

络腮胡站在船边撒尿的工夫，眼镜凑到老胡的身边小声说：“开枪吧，别让他小子跳进去溜了。”老胡冷

笑一声：“放心，跑不掉，知道你们两个都是旱鸭子才会把你们带到船上的。”

络腮胡提上裤子，回头迎着老胡和眼镜满是怀疑的目光，问：“咋啦？都用这样的目光看我？把我当成叛徒？现在好了，数数吧。”

可是，老胡刚数到“九”，突然“哎呀”一声，扔掉手中的驳壳枪，双手抱头，浑身颤抖，蹲在地上。

眼镜和络腮胡都清楚，老胡的老毛病又犯了。老胡有个奇怪的头痛病，犯病时，痛苦不堪，浑身痉挛，没有半晌工夫很难恢复过来。老胡的病犯得真不是时候。络腮胡连忙过去抱住老胡：“老胡，老胡，咋样啦？”“哈哈……”一阵狞笑打破了初夜的宁静，络腮胡蓦然抬头，发现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门。眼镜面目狰狞地说：“老胡现在不行了，你也逃不掉。老弟，别怪我不仁义，跟共产党跑算是瞎了眼，除了这一身伤疤，他妈的共产党没给我半点好处。哈哈，干掉你们，我就到皇军那里领奖了，正他妈的有个漂亮的日本小娘儿们等我摆弄呢。”“啪”眼镜勾动了扳机，枪哑火了，“啪”眼镜再勾一次，枪依然没响。

这时，老胡神态自若地站起来，从腰间又拔出一只手枪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，狗日的！你终于露馅了。”眼镜疯狗似的抓住导火索，声嘶力竭地号叫：“别开枪！不然我拉炸药包！”老胡揶揄一笑：“好，拉吧。”眼镜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，用尽吃奶的力气猛拉导火索，炸药包居然没丝毫反应。

一声清脆的枪声在芦苇丛中回荡。老胡和络腮胡相视而笑，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石泥鳅

石泥鳅是娄家马戏班的小丑，个头矮得如陀螺。

娄家马戏班多半人都姓娄，泥鳅不是，是外姓，按现在的说法，不是娄家班的嫡系。何况石泥鳅原本是流浪儿，娄掌柜看他可怜才把他收留的。泥鳅这样的条件自然演不了什么好角色，也就是跑跑龙套，搞些现场滑稽表演，填补一下节目间隙摆放道具的空白。

别看泥鳅个头矮小，身子却很麻利，跟头翻得似旋风。那天演《钻圈》的娄师傅准备上台表演，上台时一脚踩空崴了脚脖子，道具都摆好了，娄师傅上不了，急得娄掌柜脸色铁青。泥鳅说，我试试。娄掌柜疑惑地盯泥鳅，行吗？不行就算了，总比演砸了强。泥鳅嘿嘿着，偷练过两回。台下观众眼巴巴

等表演，撤下来也实在丢面子，娄掌柜提着心吩咐，简单点，意思意思就算了。

谁知泥鳅一溜儿跟头出场，第一次就从最高的圈子里钻过去，跟入水的泥鳅一般自如。台下一阵掌声。泥鳅一个来回准备下场，观众不依，叫好，再来再来！泥鳅瞅娄掌柜，娄掌柜挥挥手，意思是说继续。个子矮也有矮的好处，泥鳅兴头上来，头和胸贴在两腿上，屁股朝后倒钻过去。泥鳅的表演出奇的好。

娄掌柜呵呵地拍泥鳅，你小子真行，滑得像泥鳅。以后练钻圈吧，节目就叫《泥鳅钻圈》。石泥鳅便成了他的绰号。

泥鳅不演小丑了，专练《钻圈》。

《泥鳅钻圈》很快便成为娄家马戏班叫得响的节目。娄掌柜乐开了花，原来表演《钻圈》的娄师傅的脸却阴得要下雨——他的饭碗被泥鳅抢了。

泥鳅缠着娄师傅要拜师，娄师傅把脸一黑，谁是你师傅？俺喊你三声师傅才对。泥鳅知道娄师傅生他的气，嘿嘿着，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我的师傅呢。娄师傅不再接腔，把背扭过去，给泥鳅一个屁股。

师傅不教自己练，泥鳅竟把《钻圈》练出了新花样。泥鳅在铁圈上插上一圈刀，顺着刀刃钻过去，再顶着刀锋钻过来，成了一绝。泥鳅还在铁圈上放上火把，在燃烧的火焰里钻来钻去。泥鳅把它连起来，改节目叫《刀山火海》，直把小城人看得一愣一愣的。

石泥鳅的《刀山火海》竟然把娄家马戏的招牌节目《铁树开花》顶了。那时候演《铁树开花》的娄铁头不正经干，偷偷跟韦家盐铺的二太太好上了，再演《铁

树开花》就漫不经心，常常出现差错，让娄掌柜丢尽了面子。如果不是石泥鳅的《刀山火海》及时顶上，娄家马戏班非砸锅不可。

娄铁头本来有没过门的媳妇，就是跟他搭档演《铁树开花》的师妹，也就是演《钻圈》的娄师傅的妹妹玉莲，自从跟韦家二太太勾搭上以后就把玉莲冷落了。玉莲苦口婆心相劝，娄铁头嘿嘿一笑依然故我，把玉莲的话当耳旁风。

玉莲本来想一死了之，但腹中的孩子已经会蹬她的肚皮了。男人造孽孩子没罪呀，玉莲哭了一夜，天刚蒙蒙亮便夹了包袱离开娄家马戏班。

玉莲谁也没说，包括自己的哥哥娄师傅。那年代婚前失身是很丢人的事，更别说还怀了孩子。玉莲知道哥哥的脾气，让他知道了非打断她的腿不行。玉莲唯一告诉的人就是石泥鳅。玉莲说，等把孩子生出来我还想回马戏班，只是这身子越来越不能露面，隔段时间你就给我送些吃的。玉莲说，你如果不嫌弃，回来后俺就做你媳妇儿。

玉莲去了几华里外下堤小镇。小镇在黄河滩区，小城人把滩区叫下堤。

石泥鳅隔三差五去一趟小镇，把娄掌柜给他加的酬劳都买成好吃的。一个女孩子家遇上这等事，哑巴吃黄连够委屈的，泥鳅心疼玉莲。

孩子生下来，是个男孩，玉莲想兑现自己诺言，把孩子撇下跟泥鳅回马戏班。泥鳅说，慌啥，把孩子丢下不是造孽嘛，不急，等等再说。泥鳅真是实在人，想想背叛自己的娄铁头，玉莲感激得声泪俱下。玉莲无以报

答,想把身子给泥鳅,泥鳅嘿嘿地笑,不急,等将来我要让你风风光光做一回新娘。

正是雨季,这天夜里有人突然在窗外喊,上大水了,听说下堤淹了。泥鳅一骨碌爬起来摸黑朝下堤的小镇疯跑。泥鳅去晚了,回来时只抱回一个哇哇泣哭的吃奶孩子。有人问泥鳅,这是谁呀?泥鳅黑着脸说,我儿子。算了吧你,你媳妇还没出生呢怎么就有了儿子。马戏班围上一圈人,哈哈地逗泥鳅,你说是你儿子,叫啥名?泥鳅答,小泥鳅。

泥鳅媳妇还没有就当爹了,一把屎一把尿喂养这个孩子。

这天夜里泥鳅的门突然开了,姜师傅一头撞进来,抱住小孩呜呜地哭。泥鳅劝他,好好的哭啥哭?姜师傅深深地低下头说,啥都别说了,俺啥都知道。

姜师傅双膝下跪,“咚咚咚”给石泥鳅磕了三个响头。

二 迷 糊

二迷糊是娄家马戏班做饭的，也就是伙夫。二迷糊人挺老实，饭做得也好，只一样毛病，好喝酒，三天两头醉，迷迷糊糊的样子像个小丑，很滑稽。

娄掌柜对二迷糊这点毛病也不满意，早就有赶他出门的意思，可马戏班的弟子们都不愿意，娄家马戏班先后换了三个厨师，也就二迷糊做的饭最可口。二迷糊喝酒却不误做饭，手艺绝不含糊，家常饭也能做得逆风飘香。娄掌柜看大家反对，也就把扫地出门的意思放在了肚子里。

到底还是出事了。小城最大的商号隆昌钱庄王掌柜的老母亲八十大寿，王掌柜想请娄家马戏班助兴演出。这天马戏班的人刚吃过早饭，收拾家伙准备前往隆昌钱庄，突然有人捂着肚子躺在地上，接着是第

二个、第三个……娄掌柜正想发脾气，自己的肚子也翻江倒海般地疼。

娄掌柜这才想起来一定是饭菜出了毛病，急得额头上冒汗粒儿，捂着肚子对二迷糊破口大骂。二迷糊自知理亏，蔫得如一片烂菜叶。

米、面、菜都没有毛病呀，咋会出现这情况？昨天收拾好碗筷喝了点小酒就睡了，夜里也没啥动静呀。二迷糊更加迷糊了。

王掌柜这样的大户人家怎么能得罪得起，何况耽误的还是老太太的喜事。王掌柜点着娄掌柜的鼻子骂了个狗血喷头。老太太喜欢看马戏，王掌柜只好临时请赵家马戏班出演，好歹老太太也没在意，王掌柜一颗悬着的心才放回肚里。

娄家马戏可是丢尽了脸面，娄掌柜赔一堆笑脸，等娄家马戏班的人都好后又免费出演一场才算完事。

娄掌柜赶二迷糊出门，二迷糊抱着娄掌柜的腿哭着保证今后再也不喝酒了。娄家马戏班的人都出来送情，娄掌柜看二迷糊孤苦伶仃实在可怜，无奈地瘫在椅子上问，你说的是不是人话？二迷糊的头如啄米小鸡：保证不喝了，再喝酒你打断我的腿。

那以后二迷糊做饭格外小心，米自己买，面自己和，菜自己洗，饭做好一碗碗端出来送到演员面前，他那边破旧的厨房你别想走近半步。二迷糊还真下了决心，改掉了嗜酒的毛病，食物中毒的事再也没有发生。

娄家马戏班的弟子到底都是真功夫，不久娄家马戏班的威信渐渐恢复了。

中秋节这天小城总商会准备搞一个马戏擂台赛，